

# 大众周末

■ 新闻关注



**与崔顺实关系亲密男子露面 接受检方调查**

随着总统朴槿惠亲信崔顺实“干政”事件不断发酵，与这起事件有关的一名关键人物也浮出水面。当地时间2016年10月31日，韩国首尔，与崔顺实关系亲密的神秘男子高永泰(音译)现身检察厅接受调查。



**我父亲是比尔·克林顿**

一度指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其生父的Danney Williams召开记者会，要求克林顿提交DNA样本进行测试。图为男子和自己母亲。



**猫咪不舍主人离世 在墓前苦守一年**

在印尼中爪哇省，一只悲伤的小猫因过度想念过世的主人，竟然在主人坟前守了1年之久。人们甚至还可以听到它躺在墓地前哀号的声音。



**战斗民族的婚礼！请来灰熊做证婚人**

一对俄罗斯情侣丹尼斯和尼利亚在莫斯科举行了婚礼。与众不同的是，他们邀请了一只重约267斤的灰熊上台，作为特别嘉宾证婚，甚至还吻了新娘。

■ 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作为著名晚清研究学者，曾为溥仪捉刀题写墓志，以《末代皇帝的后半生》一书成功续补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的贾英华先生，痴迷研究溥仪近半个世纪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史料，采写“末代皇室”及其他晚清人物“御弟”溥杰、太监孙耀庭等三百余人，留有数百小时录音及录像、数千幅珍贵图片，因而在央视“百家讲坛”主讲的“你所不知道的溥仪”系列广受欢迎。近日，记者专程赴京采访了贾英华先生。

## 贾英华：我与溥仪的缘分

□ 本报记者 刘颖 逢春阶



溥仪与婉容。(资料片)

中秋的北京，微有寒意。在记者的等候中，贾英华先生推门而入，面带微笑，风度翩翩。

今年是末代皇帝溥仪诞辰110周年。贾英华曾为溥仪捉刀题写墓志，以《末代皇帝的后半生》一书成功续补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。说起关于溥仪的历史与故事，贾先生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。看得出他对溥仪研究的热爱与痴迷。

### 一本书和一个人

“说起我与溥仪的缘分，可以概括为一本书和一个人。”杯中的茶水腾起氤氲热气，贾英华谈起走上“溥仪研究”这条路的初衷。“正念初中时，我在鼓楼红卫兵司令部看到一本抄来的《我的前半生》。我用一夜全部看完，当时特别惊叹，世界上竟有这么有意思的书。那是我同溥仪的第一次‘见面’吧。”

机缘巧合，1970年，贾英华与溥仪的最后一位妻子李淑贤成为街坊邻居。

早在1959年底，溥仪从抚顺管理所返回北京。给溥仪安置一份合适的工作，成为政府需要仔细斟酌的事情。据说，最初溥仪想在故宫做解说员，考虑到他末代皇帝的身份，游客一旦知道必定引来围观。溥仪又想做中医，但由于他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医知识，所以也未能如愿。1960年3月，溥仪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“锻炼”。1962年，三十七岁的护士李淑贤出现在溥仪的视野。经人介绍，两人相识，很快便结婚了，李淑贤是溥仪的第五任妻子，也是陪伴他走到最后的妻子。李淑贤是杭州人，自幼失去父母。在与溥仪走到一起之前，她曾有过两段正式婚姻，没有子女。

在贾英华的印象中，“李淑贤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中年妇女。她当时有四十多岁，长得比较清秀，皮肤比一般人白，说普通话夹杂一点南方的口音。溥仪去世之后，李淑贤就从观音寺搬到箭厂胡同。因为和邻居发生了一点摩擦，她就搬到东城区八条口。那时候，我们家住在九条口，这就跟我家成了同一居委会的街坊。我母亲跟她经常一起开会，就跟她熟悉了。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，北京人自危。一地震，不能住在屋里，要住街上。当时母亲跟我们商量，先把李淑贤的地震棚搭起来，搭好安置好以后才搭我们家的。她家地震棚搭好之后，她却不敢一人住而只好住在我家的地震棚内。那时候大家心里都很忐忑，害怕地震随时发生，便在地震棚里彻夜闲聊。也正是在那时，我听到了许多溥仪真实的生活细节。”

据李淑贤回忆，溥仪得知她很喜欢雪花膏，为了讨其欢心，把刚发下来的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买了雪花膏送给她。李淑贤知道后，生气地说：“把钱都花了，我们怎么吃饭？”这时候，溥仪才真切地感受到生活浓浓的烟火气。因为两人身体不好，一直没有孩子，这也是引发两人生活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，甚至李淑贤想过离婚。贾英华回忆：“李淑贤及周总理接见他们夫妇时，对她说：你们不要离婚，你就且当作溥仪的一个保卫者吧。你们没有小孩，我也没有小孩啊，全中国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嘛。我和小超生活了那么多年，也没有孩子啊。溥仪无话可说，李淑贤以后也不再提离婚了。国家给他们分配一个小院，溥仪的工资由每个月一百块钱涨到两百块，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。溥仪喜欢抽烟，主要抽‘中华’，后来李淑贤不让他抽了。”

贾英华一家人的真诚善良让李淑贤感动不已。有一次，贾英华应李淑贤之邀，前往其家帮忙整理溥仪的遗物，李淑贤把两副溥仪使用过的眼镜和镜子送给了贾英华。“有了溥仪的眼镜，我能确定溥仪是为人知的近视程度，左眼是八百度，右眼是六百五十度。”

### “我为溥仪写墓志”

贾英华也未曾想到，自己竟能在溥仪的一生中留下了最终的一笔，而且这一笔将永远陪伴溥仪长眠地下。

1967年10月17日凌晨2点15分，溥仪因尿毒症离世。“溥仪去世时，在他身边的只有‘国舅’润麒的儿子宗光。宗光当时看了溥仪身上那块金表，是两点十五分，并不是现在新华社发布的消息——两点半逝世。”此前，贾英华



贾英华在央视“百家讲坛”主讲“你所不知道的溥仪”。

曾采访“国舅”润麒，以求证溥仪离世的准确时间。溥仪离世时，骨灰被草草放在一个很简单的骨灰盒里，上面由其弟溥杰简单题写了四个字——“溥仪骨灰”。

1980年5月29日，溥仪离世十三年后，全国政协为溥仪举办追悼会。“开追悼会的时候，要给溥仪更换一个大一点的骨灰盒。骨灰盒上的墓志由谁来写呢？最初想溥杰写，但是溥杰拒绝了，他担心会对自己产生不好的影响。李淑贤说那就在骨灰盒上刻字吧，一打听，用有机玻璃刻字花费不小。溥杰说，英华在写溥仪的后半生呢，又跟大书法家郑诵先先生学过书法，就让英华写吧，李淑贤表示赞成。于是，我就偶然成为给末代皇帝溥仪捉刀题写墓志的人。1980年6月2日，在八宝山人民公墓第一展览室，我用毛笔蘸着白漆，在梨木雕漆的溥仪骨灰盒正面留下了几行隶书：全国政协委员爱新觉罗·溥仪，生于一九零六年正月十四日，歿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。一九八零年五月十三日。”

### 续补溥仪的“后半生”

随着与贾家一家多年交往，李淑贤越发信赖贾英华，家门钥匙、大衣柜钥匙都交由贾英华来配，甚至连溥仪的抚恤金都是贾英华去全国政协代领。“溥仪去世后，李淑贤准备把一些‘破书’卖给废品站。那时候，我帮她整理，结果发现里面居然有溥仪日记等资料。其中有一本1963年的农历，上面有溥仪写的日记。李淑贤说你觉得好，就拿去吧。我回去仔细认真一看，发现那是溥仪整整一年的日记，非常有价值。上面记录着溥仪和李淑贤被周总理接见的讲话，最原始的记录都在上面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……于是，我将溥仪这本日记重新放回溥仪的遗物当中。继而，《人物》杂志前来约稿，从而引发了我对续写《末代皇帝后半生》的兴趣。”偶然捡回的“废品”，激发出溥仪续写溥仪后半生的初衷。

在整理溥仪留下的文史资料过程中，李淑贤睹物思人，不时回忆起与溥仪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贾英华是个有心人，对这一切，他都留心记录整理下来。后来撰写出《阳光春风——溥仪和我》这篇回忆文章，与李淑贤共同署名发表在1980年第7期《人民日报副刊·战地》上。成为“文革”后第一篇回忆溥仪的文章。这说明两人已经建立起合作关系。

“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是从书上找资料，写作品，而我写的历史是‘生活’，我写的人物大多是我认识的人物，我写的事实大都是从当事人那里采访得来的口碑史料。我现在保留着

溥仪亲笔书写的九封信札（含有信封手迹和邮票、邮戳等的实封），这九封信札是怎么来的呢？这就得从溥仪从抚顺被释放回北京说起。”贾英华说，“被特赦的溥仪回到北京，在北京植物园工作。国家为他安排了刘宝安、刘保善两名工作人员，也许是为了‘保他平安、保他善良’吧。在搜集材料过程中，我打听到刘宝安后来返回蓬莱老家务农，于是我趁着婚假的休息时间，带着溥杰题词的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前往蓬莱。在一周的时间里，我和他同炕而睡、同锅而食，详细询问溥仪的生活细节并作了录音。采访结束，临走的时候，刘宝安感动地赠给了我几封溥仪的亲笔信札。刘宝安离开北京后，与溥仪曾有多封书信来往，于是这些宝贵的资料为我续补溥仪的前半生提供了史料支持。”

贾英华“以第一手史料写历史”的著述，不禁让我们想起著名学者钱锺书在《管锥编》中曾说：“史家追述真人真事，必须逼体人情，悬想事势，设身局中，潜心腔内，付之于心，以揣以摩，庶几人情合理。盖与小说，剧本之臆造人物，虚构境地，不尽同而可相通也。”

### “后半生”官司打赢了

1989年，由贾英华独立完成的《末代皇帝的后半生》出版，溥杰和《我的前半生》的执笔人李文达分别作序。此书获中国图书金钥匙奖。不曾想到的是，受到学界、读者认可的贾英华竟成了被告，而起诉他的居然是那位“约稿”者和他的“李阿姨”——李淑贤，起诉理由是贾英华出版的《末代皇帝的后半生》对李淑贤、王某合作的《溥仪的后半生》侵权。个中缘由还得追溯到贾英华为溥仪捉刀题写墓志那一年。

“1980年6月，李（李淑贤）改变了与贾（贾英华）合作创作溥仪后半生传记作品的初衷，同意由原告之一的王某（注：王某为《社会科学战线》杂志编辑）与其合作，并把存放在李处的溥仪日记、其他文稿，以及出自贾英华手笔的整理成果(包括溥仪编年、写作线索、溥仪病历摘抄、李淑贤口述回忆资料)全部交王某带走。其中仅贾整理的李口述资料即有两万余字（注：计算机统计为三万多字）。王获取资料后，于同年10月就完成了《溥仪的后半生》初稿。”

在1993年第6期《中华儿女》杂志上，曾参加此案庭审的著名法学家郑成思先生以《〈末代皇帝的后半生〉的版权纠纷》为题，撰文追述了当年庭审过程中的一些细节。“笔者在

1991年11月14日的全天旁听中，吃惊地发现：被告几乎对每一个原告指控为“抄袭”的描述，都能够在自己带到法庭的那数千页资料堆中，立即找出一个、两个乃至三个、四个先于原告作品已公诸于世（或存于档案馆）的资料出处或依据。如果不是在艰苦的原始创作中吃透了自己的作品的每一个细节，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。当庭的绝大多数人，可能包括原告的律师在内，都为被告这种天衣无缝的反举证所折服。主审法官于1991年11月的一次庭审中，曾要求王宣读一下溥仪日记中一段不足二百字的原文，而王竟在十几分钟内未读明白，他也承认溥仪日记文字极难辨认。从这种阅读溥仪日记的速度可以推判：王在1980年6月到9月这三个月中，若不利用贾已整理过的成果而是从头开始以溥仪日记作为素材，不要说写出一部书的初稿，恐怕连日记本身都难以读完。”

法律是公正的。最终人民法院判决：原告诉求被驳回，贾英华胜诉。这场官司被写入了大学和中学教科书。此后，败诉者又写书辱骂贾英华，被法院判决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贾英华十万元损失。

### 走近溥仪和“末代皇室”

如今再看当年那些委屈和不甘，贾英华早已释然，他笑着说，“写《末代皇帝的后半生》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较劲。当然，仍要感谢那位‘约稿’者，感谢他‘迫使’我在寸纸皆无的情况下，采访了许多晚清以来的历史当事人，抢救到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。”

当年“一无所有”的贾英华为了心中所向，骑着自行车，开始了一个人的艰难采访。

“当时我在八王坟北京热电厂工作，每周只休息一天。我就利用晚上和全部节假日的时间业余自费采访，十年的时间里跑遍了北京城，骑坏两辆自行车。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远到英国，上到白发苍苍的满清贵胄，下至年逾古稀的平头百姓，从‘国舅’‘皇亲’到逊清太监，从监狱管教到国民党将军乃至军统特务头子，从史学家到伪满最后一位‘皇妃’，甚至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红影星及宣统皇后近侍的亲属……我都逐一寻觅到，先后采访了三百多名与溥仪有关系的人物，共有几百个小时的录音和影像资料，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，发掘补充了许多被历史忽略的细节。”

比如，溥仪有小名吗？时光倒转回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10月20日申时，慈禧太后一道懿旨，两岁零九个月的溥仪被宣进宫。

“懿旨到府里的时候，溥仪的祖母刘佳氏直接晕过去了。王府乱成一团，时间不等人，溥仪正在床上哭闹着。乳母王鱼氏赶紧安抚他，抱着他坐轿子奉旨进宫。溥仪进宫之后，马上被带去觐见慈禧太后。当时的慈禧骨瘦嶙峋，正苟延残喘地躺在床上，想要伸手抱过溥仪。看到陌生的妇人，溥仪嚎啕大哭。这就是溥仪进宫之后的第一哭，也是溥仪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慈禧太后。”贾英华介绍道，“关于溥仪有没有小名，曾引起学界争议。载沣日记已经出版，证实溥仪确实有小名。载沣日记用黄绫子遮着俩字——溥仪五十多岁时看到载沣日记，才知道自己小名叫午格。为什么叫午格呢？因为他的出生占了四个字。第一，这一年是阴历丙午年。第二，壬午月。第三，他是午时出生。那么第四，这一年恰是马年，溥仪属马——午马，这是溥仪占的第四个名字，故其小名叫午格。这是满汉合璧的一个名字，在满语中的意思是‘英俊的男子汉’。”

又比如溥仪的“字”有什么意味？很多人认为溥仪字“耀之”，“而我书中所写的是‘耀之’。《我的前半生》的各种稿本、未定稿都在我手里，包括红卫兵报纸，‘日出有耀’是源于《诗经》，溥仪认为自己是升起太阳。这有我收藏的溥仪一封亲笔信为证。”

再比如溥仪有没有汉族血统？“溥仪是有汉族血统的，我之所以这么肯定，是因为爱新觉罗原版的族谱就在我手里。溥仪有没有汉族血统的问题也就不言而喻了。”

三十三岁的光绪帝驾崩后，慈禧命溥仪登基为帝。十九个半小时之后，慈禧去世。1908年12月2日，清廷举行登基大典，两岁零十个月的溥仪在太和殿金銮宝座上接受群臣朝贺，年号宣统。

“比起天下国事、诗书学问，初承大统的溥仪显然对古柏上的蚂蚁、小罐中的蝓虫、花

园里的蚯蚓更感兴趣。虽然陈宝琛、朱益藩、伊克坦等多位帝师殚精竭力，传道授业，但溥仪对读书依旧很不感冒。太后太妃对这位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皇帝也并不上心，加之身边不谙世事的太监们一味讨好，溥仪也非博古知今、求贤问道之君。”贾英华说。

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。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溥仪，依然少不更事，但周围群臣则感受到稳若泰山的皇位有了轻微晃动。面对一片混乱的清廷，胥骨之臣以溥仪名义颁发《罪己诏》，急忙派军前往镇压。可北洋军早已不听其差遣，无奈之下，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。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为求民国大总统之位，劝说溥仪退位。经双方协商，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，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逊位，以此换取皇室优待条件：可暂居紫禁城，每年享有民国提供的400万两银元。

同一片“国土”，有两位“皇帝”。电影《末代皇帝》中，有一个场景，溥杰带溥仪爬上正在修葺的宫墙，看着袁世凯坐着汽车驶进皇宫，耀武扬威地走进正殿。溥仪沮丧地追问，“为什么要在这砌堵墙？我还是皇帝吗？”

打击接二连三而至，阿嬷王鱼氏被送进宫，从此宫中再无真心疼爱溥仪之人。逊位后的关门小皇帝在紫禁城过着无聊孤独的生活。一日，溥仪正在树下观察蚂蚁上树，帝师陈宝琛前来通报，张勋想要拥其复辟。其实，溥仪对复辟一直念念不忘，在张勋的推波助澜下，他梦想成真。“张勋复辟对溥仪来说是非常微妙的。虽然溥仪未成年，但是他已经非常懂事。张勋复辟背后，有三件罕为人知的事情。一是末代皇叔载涛与太监张兰德两人幕后参与。二是，十几个省的督军在拥戴溥仪复辟的黄绫子上签字画押。最后一个就是，日本人暗中出资援助张勋复辟。”贾英华说道。

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6月，十二岁的溥仪重新登基，史称丁巳复辟。可谁知，这场闹剧只持续12天。再次逊位的溥仪倍感失落，在他最无助的时候，来自英国的“中国通”庄士敦走进他的世界。1919年2月，庄士敦进宫，成为一代“帝师”，也成为溥仪一生密友。

民国十三年（1924年）11月5日，冯玉祥派兵入紫禁城，逼溥仪在一个小时内离宫。从象征至高权力的皇宫离开的那一刻，就是溥仪从“神”到“人”的开始。

8年之后，他又由“人”变成了“鬼”，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，然后成了战犯……最终改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。

### 溥仪是块“活化石”

在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基础上，围绕溥仪，贾英华勤奋创作“末代皇族系列”，他先后写出了被评为北京第二届图书畅销书的《末代皇帝立嗣纪实》，被评为全球华人出版物美国十大畅销书的《末代皇帝溥杰》，还写出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末代皇族系列》——《末代皇帝的非常人生》(获中国传记文学奖)《末代皇族秘史》《你所不知道的溥仪》等十二部“末代皇族纪实系列”书籍。此外，贾英华还策划了末代太监孙耀庭重游故宫，并自费拍摄《末代太监游故宫》《末代皇族生活实录》等历史纪录片，现已成为宝贵的孤版文史影像资料，引起世界广泛关注。

采访话题回到溥仪。贾英华先生说：“溥仪是一个难得的、奇特的历史见证人。他一生三次称帝，真正是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。他是百年历史的缩影，是一个时代的标本。他不可替代，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神奇人物。”

采访结束，我们乘地铁前往北京南站。在溥仪离世后两年，1969年，北京地铁第一条线路竣工。1971年，中国第一个地铁系统在北京运行。承担起北京交通重任的地铁，穿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便捷安全。

只是溥仪，他没能等到。

■ 责任编辑 郭爱凤